

江苏历史人物小丛书

恽

南

田

承名世 承 载著

325.7

2

人民  
出版社

K825.7

82

2

惲

南

田

承名世 承 載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B 067597

谭南田

承名世 承 载 著

---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12 字数 50,000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5,100册

---

书号：11100·114 定价：0.32元

责任编辑 王士君

峯田竹久小像

戊辰三月吳淞  
徐璋寫



## 目 录

- 一、少年飘零 .....(1)
- 二、养子生涯 .....(9)
- 三、潜心学画.....(18)
- 四、定交“半园” .....(23)
- 五、穷且益坚.....(30)
- 六、抱瓮“南田” .....(39)
- 七、浪游江湖.....(46)
- 八、客居杭州.....(55)
- 九、娄东之行.....(65)
- 十、“与花传神” .....(74)
- 十一、“六逸”之首.....(84)
- 十二、洁身无染.....(93)

## 一、少年飘零

古老的江南文化名城常州，北倚长江天堑，西毗茅山丘陵，南临太湖之滨，东接苏嘉杭平原。水网纵横，阡陌连片，物产丰饶，交通便利，是古运河上的水陆枢纽。历史上，这块土地曾养育了许多著名的人物。

出常州城南门二十余里，有一个小镇，叫上店（原名上垫）。这里土地平旷，稻麦飘香，屋舍俨然，桑竹栉比。一条兴隆河泛着粼粼波光，蜿蜒流淌，把上店镇分为南北两街，河上却有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又将小镇连为一体。明朝崇祯六年（公元1633年）十一月初一，杰出的画家、诗人恽南田就出生在这里。

恽南田，初名格，字惟大，后改名寿平，更字正叔，号南田、东园、瓯香散人、白云外史等。

相传恽氏的始祖为西汉杨恽的后代、做过梁王左相的恽贞道（字子冬），传四十四世，至南宋提举恽方直的次子恽继恩，由江西鄱阳迁来定居上店，即为上店恽氏的远祖。又传十四世，到了恽绍芳

(字光世，号少南)一代，这个家族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、仕宦之家了。

恽绍芳是南田的曾祖父。他是明嘉靖年间的进士，曾由刑部主事提升为员外郎郎中，后任湖广按察使佥事、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。他为人正直，居官清廉，尤以敢于揭露官场中营私舞弊的恶习而深得同僚称赞。恽绍芳的文学修养也很好，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家、“后七子”首领李攀龙、王世贞以诗歌酬唱，彼此结为好友。

恽南田的祖父恽应侯(字顺德，号学思)，由廪生入太学，虽未入仕途，但也是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。他能写一手好字，书风在唐初的虞(世南)、褚(遂良)之间，颇见功力。

恽南田的父亲恽日初，字仲升，号逊庵，是个饱读经书，立志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人。青年时代，即“文章纵丽于百氏，无所不窥”。尤喜宋儒理学，拜当时著名理学家刘念台为老师。他常与复社成员杨维斗、钱吉士等人来往，在一起评说政治，角艺论文。就在南田出生的那一年，恽日初考中副榜贡生，被留在京师听用。

南田的一些叔伯长辈，也大都是学有成就的读书人。他的堂伯父恽厥初，是万历甲辰科进士；恽敬初是庠生；恽南初是太学生；恽本初以贡生荐举

贤良方正，授内阁中书；堂叔父恽含初是贡生。

南田的外祖父龚道洽，也是个有学问的人，曾做过山东青州府同知。

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南田受到环境的熏陶，自幼便爱上了读书。他的父亲由京城回到家乡闲居，每日“督课传经”，毫不放松，南田生性聪慧颖敏，学得也很用心，对父亲教给他的功课，每每“上口即能解义”。南田看到家中好多长辈除了精通文章之外，还兼擅诗词书画，因此他从小便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南田八岁那年的夏天，村里池塘中的荷花开得正盛，田田的绿叶，粉里透红的花瓣，使小南田萌发了幼稚的诗情，他对花赏叹之余，竟当着私塾先生的面，随口吟出了自己做的几句咏莲诗，私塾先生惊讶得不住拈须抚掌，连声赞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

正当小南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时，由于政治形势的急遽变化，使他的家庭也随之遭到种种不测，南田安定的读书环境一去不复返了。他从此开始走上一条艰难坎坷的生活道路。

崇祯甲申(公元1644年)十七年三月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，以排山倒海、摧枯拉朽之势，一举击溃守卫北京的明军，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，明朝中央政府覆灭了。与此同时，久已在关外伺机



天明的满清统治集团，却招降了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，趁农民军与吴三桂激战之机，向农民军发动了突然袭击，农民军腹背受敌，不得不放弃北京，撤回陕西。五月，清军进入北京。九月，清顺治帝由沈阳迁来北京定都。一个新的封建王朝——清朝，取明而代之。就在年初北京城岌岌可危的时候，恽日初向崇祯帝上备边策五道，但未被采纳，日初眼看腐败的明王朝已不可挽救，愤郁之下，离开京城，回到家乡，他打算隐居天台中，专意攻读，再不问时事了。此时，南田的堂伯父恽本初，也弃掉官职，离家漫游去了。

恽日初看到清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实行圈地、剃发、屠杀的民族高压政策，生怕家中亲人遭受蹂躏。于是，他决定带着次子恽桓及十二岁的小儿子南田同去天台山。

从江南到浙东，行程数百里，南田跟着父亲和二哥，一路上餐风宿露，苦不堪言。好不容易到了杭州，本想多休息几天，不料有消息传来，说清兵已经打进浙江了。父子三人不敢久留，赶紧匆匆上路，再往东走。杭州到天台的道路，更加艰难。跋山涉水自不必说，尤其令人担心的是，稍不留意，就会遇上小股清兵的袭扰。南田的父亲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数千卷书籍，专挑崎岖的山道，昼夜

兼程，急急赶路。可怜南田小小年纪，此时也只得象大人那样，攀山越岭，渡河跨桥。他们相依为命，忘掉了路途的遥远，行程的艰难，一心只盼早早平安地到达天台山。

几个月之后，天台山终于在眼前了。这里，暂时还没有清兵的呐喊、追杀之声，一切都还显得比较平静。南田随父兄在一座寺庙安下身来，每日读书之余，便到天台山四周游玩。他跟着寺庙里的长老，或依山循路而登，或缘溪泛舟而行。那巍峨孤峭的天台峰顶，那绿水荡漾的剡溪清流，那萦绕于晨雾迷茫中的鸟鸣，那回响在薄暮暝晦里的禅钟……这一切，似乎使南田忘记了离家的悲愁，他尽情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，从壮丽的山水之中得到了美的享受。

但是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清兵的铁蹄在浙东肆行往来，风景幽美的天台山也不再是逸民高士隐居读书的世外桃源了。南田又跟着父亲离开天台，转道南下。他们先到了福州。不久，福州被清兵占领，于是避走广州。广州又陷落，南田的父亲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又折往福建北部的建阳。

当时，金坛人王祈拥永明王朱由榔在福建西北的建宁聚众抗清，邻近诸县纷纷响应。建阳士民知道恁日初素有报国之心，只因上书未准，才避走他

乡，因此每日轮番来到恽日初住处，劝他与王祈合力抗清。王祈闻恽日初住在建阳，也差人送来书信，信中以“同乡”相称，邀恽日初到建宁共商抗清大计。日初辗转漂零，隐居读书之梦早已随着纷乱的形势破灭了，他见众人如此诚恳，就答应了王祈的邀请，带恽桓与南田来到建宁军中。

建宁，是福建西北的门户，地势险峻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王祈打算固守建宁，进而伺机收复周围失陷的县城，逐步扩大抗清地盘。南田与二哥住在城中，所见到的是一片紧张的备战气氛。城墙高筑，鹿砦遍布，刀枪林立，弓矢毕集。南田的父亲终日忙于和将领们商量守城计划，无空再来照料两个孩子。不久，南田的大哥恽桢应父亲之召，从家乡千里迢迢来到建宁。父子、兄弟离别三载，此时在战事纷繁的军中相见，悲喜交加之情，不可言状。

为了抵挡清兵由福建北部侵入，恽日初向王祈建议，发兵东进，占领闽、浙边界的仙霞岭。只要守住了仙霞岭，那么建宁就多了一道天然屏障，不怕清兵进犯了。但是，欲占仙霞岭，必先占据浦城。能否打下浦城，直接关系到能否守住建宁。谁来打这第一仗呢？南田的大哥恽桢奋勇当先，与副将谢南云率兵前往。谁知这一仗出师不利，浦城未克，恽桢竟全军覆灭，自己也阵亡了。消息传到建

宁，南田与父亲、二哥好一场痛哭。然而，恽日初并未因痛失长子而气馁，他又亲自督军夜袭浦城。真是天公不作美，恽日初率军走到半路，忽然雷电交加，暴雨倾盆，山道泥泞不堪，人马皆不能速行，将到浦城，天已将明。夜袭又失败了。

明军两次攻打浦城失利，只好退回建宁固守。这时，清闽浙总督陈锦领兵六万，由浙江一路杀来，将小小的建宁城团团围住。建宁城中，顿时变得更加紧张了。军民们奋力守城，日夜作战。“身居围城里，矢石交体肤。杀声动天地，拒守百日余。士卒多勇敢，大将亲援枹”。这就是南田在紧张的守城战斗中所看到的情景。他目睹这一切，对抗清勇士们的壮烈行为产生了由衷的钦佩。

军情越发紧急了。建宁城中兵力、粮草将尽，已危在旦夕。王祈派恽日初到外地去请援兵。日初明知此去凶吉难卜，但事已至此，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他留下两个孩子，冲出重围而去。父亲走后，南田与二哥日夜思念，暗暗祝祷父亲早日平安归来。不久，有消息说恽日初已经请到援兵，正星夜赶来。南田焦急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。

但是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一天早晨，黄雾茫茫，五步开外即不见人形。三个多月来一直充斥着喊杀之声的建宁城，如今显

得格外平静，似乎城外的数万清兵也被这弥天大雾蒙住了双眼，不想攻城了。守在建宁城头上的明军以为暂时无事，一个个拖着疲惫的双腿，回城楼里休息去了。

忽然，城头上出现了无数的清兵，好似从天而降，挥舞着大刀、长枪，呐喊着，砍杀着，冲向守城的明军。明军在这意想不到的进攻下仓猝应战，大雾之中，敌我难辨，只听到刀枪铮铮，杀声阵阵，不时还夹杂着凄惨的喊叫。主将王祈力战不及，眼见大势已去，自焚而死，另有一些人拥着永明王朱由榔，夺路而逃。建宁城终于失守了。

原来，清兵主将陈锦见建宁久攻不下，看今日大雾，令兵士搭梯偷袭，明军果然中计。

建宁城门大开，城外清兵蜂拥而入，围城三个多月来的积怨，在这天一起发泄出来了。他们逢人便杀，遇房便烧，“烈火复四起，烟焰连城衢；满城百万户，无一存妻孥”。古城建宁，顿时成为一片灰烬。恽南田与二哥跟着百姓，东避西躲，逃出城外，来到附近的黄华山下，不料遭遇一队清兵。在混乱之中，南田与二哥失散。他被清兵掳去，恽桓不知所终。

这一年，南田刚满十五岁。他从十二岁起随父兄辗转流离，在这三年里，经历了一个孩子所难以忍受的种种苦难，这是他一生中都无法忘怀的。

## 二、养子生涯

“我年才十五，被执为囚俘；羶酪不能咽，饥肠日空虚”。这是南田四十八岁时回忆自己被清兵俘虏后的生活情景。建宁未破时，虽说生活艰苦，但有父亲、二哥在一起，毕竟还有亲人的关怀，如今身为囚俘，不但吃住难挨，而且备受耻辱，这样的生活，对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来说，真是莫大的刺激。

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南田遇到一个曾在王祈军中相识的歌女。歌女见南田孤身一人，沦为囚俘，十分同情，就把他领到建宁守将的营中，替南田隐瞒了身份，恳求守将收留南田。建宁守将待人还算和气，听了那歌女的话，便答应了她的要求。不久，守将听说总督大人陈锦夫妇膝下无子，有意领个养子，就把南田带到了陈锦府中。

南田穿一身家常衣服，面色白皙，两腮微红，因每日思念亲人，脸盘显得有些瘦削，但正好衬出他的眉目秀朗。陈锦夫妇朝他仔细看了一会，不觉为孩子清秀的面容所吸引。带南田来的那个将军见

总督已有收留之意，又趁机在陈锦面前夸奖南田如何知书识理，如何聪明伶俐。陈锦夫人把南田唤到跟前，问了几句话，南田一一回答，果然口齿清晰，应对如流。夫妇俩心中大喜，当即命家将把南田带到后院，安顿住下。从此，南田就以“养子”的身份生活在总督府了。

由一个“囚俘”，成为“制府郎”，这其中的转变太大了，以致南田简直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。总督夫人因多年无子，如今收了这么个聪慧秀气的孩子，自然十分高兴，把南田当作掌上明珠。南田在这里过的是“装我紫貂冠，饰我绣罗襦，出入照路光，蹀躞乘龙驹”的贵族公子哥儿生活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真是要什么有什么。但是，南田从未忘记与自己离散的父兄；建宁城被攻破后的悲惨情景，也常常在他眼前浮现。每当更深人静，他独自一人躺在散发着麝香温馨的床上，总要掩被低泣。数不清有过多少回，梦见父亲教他念书、习字的情景，梦见他与哥哥们在故乡的田埂上玩耍的时光。优裕富足的养子生活，并未给南田带来多少欢乐，恰恰相反，使他更加想念亲人。他强颜欢笑，在总督府过了五年，这是充满了辛酸和哀伤的五年。

顺治九年(公元1652年)夏天，陈锦率兵赴漳浦

攻打郑成功的军队，在泉州被人暗害身死。总督夫人带着南田，扶柩去杭州安葬。这时南田已经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了。

灵车缓缓地行进，南田骑在马上，思绪如潮。他并不为“养父”的“暴死”悲痛，他已经知道这死去的总督大人就是当年攻打建宁的主帅，如果建宁城不破，也许他现在还是与父亲、哥哥们在一起呢。南田一想到父兄，心情又沉重起来，五年中，他无时无刻不想他们，可是他们今天却在何方呢？南田陷入了沉思……

不久前，总督府来了个人，暗中交给南田一封书信。南田不知这信是谁给他的，满腹狐疑地拆开信封，抽出信纸，当他看到纸上那一行行熟悉的笔迹时，禁不住要高声叫起来了。原来这信正是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写的。南田用颤抖的手拿着信纸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，热泪夺眶而出。父亲在信中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，南田读着那充满了感情的话语，似乎就象见到了可敬可亲的慈父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父亲并没有写明自己现在何处，更没有叫南田设法来找他，只是嘱咐南田好自为之，相信总有一天父子会团圆的。

车马依旧在漫无尽头的驿道上微微颠簸着。南方的夏天，闷热得使人难受，南田一次次翘首遥



望，心中默默念道：父亲啊，你究竟在何方？

杭州终于到了。灵车就停在这里。一天，总督夫人带南田到灵隐寺去烧香，追荐死者。在古柏参天的山门前，灵隐寺长老谛晖合掌迎接他们。这座闻名江南的古寺，八年前南田曾随父亲来过，寺中那雄巍庄严的大殿，浑重悦耳的钟鼓声，在南田的记忆中还十分清晰。在久别了家乡、亲人之后，能见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南田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格外亲切。

总督夫人和南田在家将的簇拥下，走进大殿，他们先焚香祝祷，然后将预先做好的斋饭献上，款待众僧。猛然间，南田在斋席中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只见那人披一件袈裟，也正在望着自己。啊！那不是日思夜想的父亲吗？南田一颗激动的心，差一点蹦出胸膛。想不到五年之后，竟在这里遇见父亲。这时南田多么想跑到父亲跟前，向他诉说这五年来的思念之情啊。可是，“家将绕四旁，臂弓腰鹿卢”，周围气氛森严，南田知道，如果此时贸然去见父亲，一定要招来大祸，既然已经见到父亲，就不怕不能脱离总督府了。他只好强忍住激动的心情，悄悄地等待时机。

原来，恽日初在带领救兵赶往建宁城时，被清兵阻截，只得退走。不久，听说建宁城失陷，他便